



李世济病重，我早知道。前几天，我女儿去北京参加梅葆玖先生的追悼会（我因为腿脚不便而缺席），我特意关照女儿另

外去医院看望李世济，并送上慰问金（此外我还让女儿去看望了张君秋先生的夫人谢虹雯女士）。女儿从北京打来电话，说，李世济“脸色很不好，发黑”。所以，我对此已经有了思想准备。但是仅仅一两天的工夫，李世济就“走”了，我还是难以接受。我还没有从葆玖先生逝世的悲痛中缓过神来，李世济先生又走了，这真让人痛心！

说起来，我还比李世济大几岁。我们相识在新中国成立之前。

上个世纪40年代，因为程砚秋先生立下不收女弟子的规矩，我转而向程砚秋

的琴师周长华先生学艺。整整三年，周长华先生住在我们家里，悉心传艺。此时，同样心仪程砚秋艺术的唐再昕来到了我们家里，他是来跟周长华先生学琴、学程派艺术的。后来，李世济跟唐再昕恋爱了，我也因此认识了李世济。同样也是因为不收女弟子的规矩，李世济也没有拜在程砚秋先生门下，而是由李世济的父亲的老朋友李济深先生介绍，拜在程砚秋膝下做干女儿。程砚秋先生对李世济当然是关怀有加，特别是唐再昕先生对程派艺术的理解、熟悉，等于是代“程”授艺。

1959年3月，为纪念程砚秋先生逝世一周年，程砚秋先生的弟子在北京举办纪念演出，有我的《春闺梦》《六月雪·坐监》、王吟秋先生的《碧玉簪》、赵荣琛先生的《荒山泪》等。特别是最后一天，

五大名角联袂演出《锁麟囊》，李蔷华的“看嫁妆”，李世济的“春秋亭”，赵荣琛的“归宁”，王吟秋的“三把椅”，新艳秋

的“换珠衫”，把纪念演出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3月13日，周恩来总理特地把我们请到了中南海作客。后来，毛泽东主席到了武汉，武汉京剧院就把我电召回汉，为毛泽东演出。这样，我又和李世济他们告别。

对于李世济先生的演唱，我是这么认为，她并不是把程砚秋先生的东西改掉了，而是在个人的唱法上，行腔、吐字等，有自己的东西。听说，为此，李世济和唐再昕两位也有不同看法，有时也会有点分歧，但不影响李世济对程派艺术的传播。

如今，距离程砚秋先生去世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但是喜欢程先生的流派的人越来越多了，平时跟我学习的学生也不少。我算是见过程砚秋先生“真佛”的，所以还有人提出要拜我为师。像京剧院的小孩张娜，说起来我们年龄上差了好几辈了，可是她让关栋天来对我说，一定要拜我学戏。既然她有这个心，这么爱好程派，我就收下了，给她传授《春闺梦》《江油关》等剧目。张娜也不负师望，勤学苦练，获得了今年“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新人主角奖”。

虽然我是个“八五”后，但还有业余的同志跟我来学戏，我也是尽心传授。

最近，梅葆玖、李世济等大家相继离去，真是我们京剧界的重大损失！

（编者按：李世济先生不幸去世的消息，使远在上海的李蔷华先生“很是心痛”。本刊特约作者秦来来先生第一时间赶往同为程派艺术大家的李蔷华先生家中，记录了她的感言。编者在此特致感谢。）

四月的和风拂面而来，江西农村又该到了栽禾的时节吧？小杜深情地说：“真想赤了脚，再去栽几苑禾啊！”我也有同感，很想回山村去再亲近一下禾苗和泥土。

当年栽禾的辛劳又怎能从心底抹去？村里人少田多，“革命加拼命，坚决不栽五月禾”，上级的指令像无形的鞭子悬在社员们头上。一个多月的弯腰弓背于知青更是度日如年，个个腰酸疼得像折断了似的，晚上在腰部垫个枕头以矫枉过正。更不必说埋头栽禾时，明明见蚂蝗们潜艇般游弋而来，却无暇应对，因为身旁的人正争分夺秒地追赶着呢！胫上挂着几个“红气球”回家是一道寻常的风景。

分明是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可现在居然还盼着几时再回去栽几苑禾。莫非是好了疮疤忘了痛？倒不是，咀嚼曾经的苦涩，往往会觉得有滋有味，就像含一枚青橄榄。

接吻鱼是一种热带鱼，身体呈长圆形，头大，嘴大，尤其是嘴唇又厚又大，并有细的锯齿。接吻鱼的故乡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和马来西亚等地。接吻鱼最使人感兴趣是在两条鱼彼此相遇时，双方都会不约而同地伸出多锯齿的长嘴唇，用劲地相互碰在一起，长时间不分开。当地居民常常将它们养在鱼缸中，观赏其“接吻”表演。

六旬田阿婆罹患白内障，视力模糊，走路摸摸索索，家里小辈时常提醒她，早点去把手术做了，省得病重不好开，然而她却不在乎地说，年老眼花是正常现象，等到完全看不见再去开也不迟，但残酷的事实是，等到她眼睛看不见，到眼科医院一查，确诊为白内障最严重的五级核，已经错过手术的最佳时机。

白内障尽管是一种年龄相关性疾病，老年性白内障占有所有白内障患者的80%以上，也是第一位致盲眼病。但现实是，很多人对白内障认识上存在许多误区。

误区一：年老眼花是正常现象。

一些老年人认为白内障不像心脑血管疾病等会危及生命，年老眼花是正常现象，故常常拖着，最后导致视力低下甚至失明，严重影响生活。

误区二：白内障要到看不见了才去做手术。

医生的建议，只要视力下降到影响了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就可以考虑做手术。这是因

夜光杯

要煮出碗好面来得有许多的因素，首先是面的汤水及浇头要味美，面要捞得软硬恰到好处。还有一半的原因就在于生面轧得如何了。生面是面的基础，如果轧得稍差一些，那么，其他的一切也是徒然。“苏州一碗面”，在沪宁线上是做出点名声来的。几乎所有熟面店里的生面都是店家自己轧的：一是其中的肥水不落外人田；二更重要的是保障生面的质量。而其他生面店的面条其质量就要略逊一筹的了。

苏州熟面店里的面一般是轧成龙须面的，细如龙的胡须（无人见过，想象也），但，入口滑溜，重点还在于它有着咬劲——这便是可贵之处了。譬如过去朱鸿兴的生面就很有名。其实，生面店的生面与熟面店的生面相差是一个档次，原因大致在于轧的遍数。多轧一遍与少轧一遍，这里的口感就大不一样的了：多轧一遍的面结实滑溜、有咬劲，下面的水就不易糊，可以减少换水的次数；而少轧一遍的面容易使下面水混浊且搭底，一旦搭底则锅底容易起焦糊，这一来，面条里就有一股焦烤味了，这碗面功亏一篑也！

可能有人会问了：“那么，生面

过了早春二月，是我阔别家乡四十年整。

1976年2月底，我被批准参军入伍。我和我们县五十余名应征青年，披红戴花，踏上从军报国的征程。到了新兵连第一天，大家觉得蛮新鲜，有米饭、白菜炒肉片。可第二天，就开始吃金黄的“窝窝头”，喝玉米糊。我们南方兵，从来没吃过这些粗粮，好像卡在嗓子眼，难以下咽。于是，大家把家里带来的饼干、糖果、罐头等食品，都拿出来共享，很快就扫光了。高强度的军训，体力消耗大，不得不吃窝窝头，渐渐地习惯了。

过了一个星期，要换洗衣服。在我家从没洗过衣，换洗的脏衣服一脱，往桶里一扔，都是奶奶和母亲洗的。到了新兵连，要自己动手。



再想栽几苑禾

赵全国

生面市场风云录

吴凤珍

店里为什么不肯把生面轧得像熟面店里那样好呢？让人民群众都能享受这好面呢？”

其缘由外人是不得而知的。我瞎估计这可能是一种行规或是默契，礼让熟面店一个档次。总不可能是出于懒吧？一般苏州人家吃面是难得的事，已习惯吃这种面，何况各生面店都是供应这种面，顾客便不再计较。几十年下来一贯如此，店家风平浪静，顺风顺水地做其太平生意。

前几年有次春节里众兄弟姐妹在小弟家欢聚，弟媳下焖肉面招待，那面条一上口便发觉比之平时吃的面滑溜，咬劲足。是多轧一遍的好面，小弟介绍说是从苏州附近古镇上去买来的，且还便宜了几毛钱一斤。我临走时，小弟便把剩余的生面全让我带走了，我喜之不尽。待这些面吃完后，我便常思念着想吃这古镇上出产的好面了，惜乎思之不得。

忽然间有次我在稍远处的一

沟里一个工程连，老兵给我一天时间清洗被褥。新训期间，紧急集合、开大会、看电影，都要打背包。指挥员一声令下，不管地上多脏，背包一放就地上坐，现在该洗了。被褥洗后，拆下来的被罩、褥套，要重新缝上，用线固定住，以防滑脱。可是，这针线活从来没做过。我向老兵借来戒指似的顶针戴上，缝时用力不当，折断了好几根针，手指也被扎破直流血。在家时，纳鞋底、钉扣子、缝缝补补，都是奶奶的活。我想，这时奶奶要是在身边该多好啊！后来，还是老兵帮我把被褥缝好的。

初别家乡的滋味，是楚酸、苦涩的。只有远在异乡、远离亲人时才能体味到。一晃已过去了四十年，但这段记忆却仍刻骨铭心，犹如陈年老酒，时间愈久愈浓。雏鹰总有离巢时。有了这段经历，才能记住乡愁，懂得了对亲人的感恩。

这种行

片较大的菜场四周发现了有两个摊上挂牌写着“古镇名字”的生面（晒干的挂面），这生面上还有着品牌名，彼已注册了的。这古镇本无什么品牌产品的，这一来生面就成了它的品牌产品了。便有了贩子去贩了过来挣个少许运输钱，即便被加了这运输钱，此生面的价格倒还未超出苏州生面的价格。所以生意兴旺着呢。我见了大喜，每隔一段日子便去买它一大袋，留存在家里图个方便。其实轧出这样的面是不难做到的事，只消在原来的基础上多轧一遍即可。

在苏州像我这样的食不厌精的人多着呢，这古镇上的面就销路旺盛。以致有几次去买贩子手里的面还脱销呢。回答的是那儿连排队还挤不上呢。在这样的情势下焉能不影响到苏州的生面生意呢？以致原来只做惯了风平浪静顺风生意的生面店也开始放下架子了，有次我走过那儿，这本来一本正经的老板却涎着笑脸兜揽生意问道：“生面要吗？”

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了，欲知后事如何，只能待其发展下去再说了！

方法。

此外，一些市民还以为白内障手术很痛苦。实际上，目前白内障手术已非常成熟，采取的是微创口，即切口在3毫米及以下；切口位置在角膜边缘，不用缝合；麻醉方式可以用眼药水麻醉。并且，白内障手术时间很短，手术第二天就可以回家了。且人工晶体材料物理及化学性质都非常稳定，使用寿命大多可以是终身的。同时，白内障手术还能根据患者的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等情况矫正视力。

专家提醒，老年市民要掌握些白内障防治的科学知识，走出白内障与眼老花的误区。如果出现视力减退、单眼复视、眩光等症状，则要到眼科专科医院去检查治疗，罹患白内障如果视力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可采取白内障超声乳化联合多种人工晶体植入术，来重见光明。（作者曾为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眼科常务副主任，现为上海新视界眼科医院教授）

走出白内

孙勇

为，白内障手术要通过超声将老化的晶状体粉碎。白内障程度越重，晶状体越硬，手术难度就越大，而且容易伤及周围组织。且白内障到了膨胀期，很容易引起青光眼急性发作，因此白内障越拖越麻烦，还是提倡及早治疗。

误区三：点点眼药水就可以治疗白内障。

当下，市面上有很多眼药水、口服药及中药制剂声称能治疗白内障，很多人惧怕手术，于是花了不少钱来买药治疗，但效果并不理想。眼科临床研究证实，迄今为止，没有一种药物对白内障的治疗真正有效。很多药物号称可以排除眼垃圾，恢复眼睛的清澈明亮，但目前来看，手术是根治白内障唯一



云雾山中

於光华

七夕会摄影故事

多年来我一直围绕着以上海与东京二个城市比较为主要题材，进行了一系列的城市人文拍摄，很少单独去拍摄风光地貌的，所以这次去江西的三清山事先也没做什么功课，权当偷得浮生半日闲了。

到三清山那天阴雨，能见度相当差，周围人们对天气的一片抱怨声却反而刺激了我某根神经，烟雨蒙蒙的三清山，雾遮住了一切又显现了一切。变换中，每一个瞬间，明与暗，清与浊都彼此纠缠形影不离，相互分离又相互融合，正如我们生存的一个变动不居的世界。大自然的瞬息万变，无需再作多余的铺垫，我只是按下快门，在不知不觉中找到一种感觉，那就像是想起了一幅曾经仰慕的作品或者是一首应景的诗。其实，从艺术相通相融的角度来看，这是找到了一种与当下心情相似的情感表现形式。

雾霭蒙蒙中身着雨衣拾阶而上的登山者，由于背包缘故，造型更像驼背老人，视觉上更体现出一种超脱的虔诚感。当时我脑海中浮现出来的是电影“砂器”中最后的蒙太奇平行交叉，这些当属临场“先入感”的意识范畴。

自从认识了PM2.5，知道了霾的危害之后，都市人群对雾已渐渐淡忘了，这次三清山的大雾在我镜头中无疑是久违了云雾缭绕的清虚之境。既然在朦胧、迷蒙的雨天来到了三清山，此时，此景，让我的三清山摄影成为与迷雾共存的黑白水彩。

“接吻”鱼

冯忠方

接吻鱼为什么有这种奇特的习性，众说不一。有人认为接吻鱼的接吻动作是雄、雌接吻鱼之间的示爱行为，但人们发现它们在同性之间也有接吻现象；也有人认为接吻鱼

走出白内障认识误区

孙勇

为，白内障手术要通过超声将老化的晶状体粉碎。白内障程度越重，晶状体越硬，手术难度就越大，而且容易伤及周围组织。且白内障到了膨胀期，很容易引起青光眼急性发作，因此白内障越拖越麻烦，还是提倡及早治疗。

误区三：点点眼药水就可以治疗白内障。

当下，市面上有很多眼药水、口服药及中药制剂声称能治疗白内障，很多人惧怕手术，于是花了不少钱来买药治疗，但效果并不理想。眼科临床研究证实，迄今为止，没有一种药物对白内障的治疗真正有效。很多药物号称可以排除眼垃圾，恢复眼睛的清澈明亮，但目前来看，手术是根治白内障唯一

杏林夜谈

杏林夜谈